

2024

一月诗会

雪落(外一首)

□ 田地

雪不说话,铺满一条河流
对泉眼的回忆

塔,云梯。一阵钟声
给敲钟的风,指引攀登的
路径

天空中,乌云
酝酿一杯酒。赠予一个梦
境,被驱逐的

雪的信纸,把云游的想法
还给一封家书。露的,霜的,
以及梅的

落在宝严寺的雪
努力寻找归途。“大雾,或许
源自人心”

失心疯

第二年,穿过甘蔗林的余晖
描述甜。描述糖的主人
砍倒甘蔗赠给过路人

挂在杨树枝上的落日,捧着
金黄的蜂蜜,赠予尘世

第三年,穿过芭谷地的风声
讲着前年的砍刀和苦
讲着从村小里出来,不断提
速的雨珠

跑得那么快,仿佛提刀的
火苗

在一间一间教室里,寻觅
乌云的女儿。忧伤是液态
的蛇

在村里游荡。没有家的宅
院

和那座破庙,成为童年的镇
静剂

第四年,雪下得那么大
那么白。盖住妻子
和唯一儿子的坟墓。想把愧
疚埋得
更深一些,他用手挖
他不怕冷。他接着黑暗的暴
力睡着了……

都不想再触及第一年。冷
空气

和村庄的味道,源自一个人
的失心疯

那一晚,亲戚带着他的小
女儿

住在我的家里;那一晚,雪那
么大

那么白,下了整整一夜
仿佛给予尘世的一次格式
化……

“死亡,约等于拯救……”
过路人说。远走他乡的大
女儿

已不知下落。从空白的记
忆里

析出的雪,如盐
刻意摩擦曾经的禁地
悲喜交集。让失血过多的米
粒

重归于一片热土,或许能长
出绿色喉管③2

新夜雨寄北(外一首)

□ 耿永红

躲在水珠里的人,要寄出的
一封信
必须有露水的质地,天微微
凉

或许填上一个云上的地址
缥缈无影的人,瞬间便已融
化

多少尘埃长着耳朵,它能听
得见哭声
吹笛人的哽咽,惊醒了故园
的寂静

更多绿芽正在萌发。那些荒
芜的眼睛
只伴着一阵萧瑟的寒风,归
期无期

渡口等待的人,抱着一个鲜
活的名字
想及此,他的眼睛里跳动着
星光

北方再多的雨水,都不及贮
存的泪水
它要抵达的,是一个人无垠
的银河

更多雨水还在来路。收集它
们的悲伤
投奔向未知,西窗下琴音杳然

小城

诸多风声来来去去——
是祖母压在箱底的锦衣,褪
色的百合花

铺陈在履痕深处
据说有人并未离开,他只是
离开了现在

只有一些纹饰被深藏,是铜
镜中

一张久远的屏风
花鸟鱼虫,都游荡在从前的
风里

……细细的瓦檐风拂过,居
住在
树木居住的街道
清晰的皮肤纹理,上面落满
霜花

结成某条河边的冰
低矮处的阳光,以及高处的
红楼

都有相同的废墟,譬如斑駁
的石墙

呜咽的箫笛
小麦色的嘴唇开过又凋零
再不能捡拾的鸿羽
焚毁于一角不为人知的虚空
里

轻淡的橘黄色夕光里
“每一间屋舍都是一个烛台
众人的生命在其上燃烧”,熟
悉的街道上

有人行色匆匆,奔赴于越来
越短的归途

任凭暮色敲响孤独的肋骨③2

海棠无香(外一首)

□ 蒋静静

风很淡
胭脂已被风情揉开
在一个女子最好的年纪
爱意,一瓣一瓣地飘
万物如同草芥
渴望那一瞬间旭日的垂怜

香气只在爱得浓烈时溢出
蜂蝶都散得太快
一次花开,余生都在零落

一颗颤抖的心该如何安放
每逢春天它都剥落过往
在花瓣纷飞的梦境里重生

老蝉

瓜子迟缓而僵硬
几经辗转沦落至路人的脚边
它已经不再鸣叫
不远处有蚂蚁正在分食同伴
的身体

柳枝低垂,绿意正在消退
寂寥的小池如同一杯日渐凉
却的茶水

涟漪越散越淡,一身坚硬的
盔甲也逃不过
声嘶力竭的一生

一个老人又一次行至秋天
行至老柳树下
一只老蝉的暮年③2

冬日辞(组诗)

□ 孙秋鹏

1

冻后的河流伸展菌丝
天空展开菇盖
菇盖下是茫茫的白鹅

悠悠时光,山林有云飞落
荒野之人赎回一朵白荷

2

星辰可以落下来
朝霞牵手晚晖,舞动罗裙
大地的怀抱足够宽敞

草叶间

铁轨的两束微光,指向绵密
的风景
列车呼啸而过
世事的遐想推高一波声浪

3

冬风,丛林
看逃亡者拥挤的渡口
风摧阵马,生死荣枯,一幕幕

迅疾
许多岁月,让长椅上的人
战栗

目光越过寒湖,鹤影消失

天边的纷争,烟火依稀
一队苇毛淡扫流云

4

广阔的田园
众多的田园
在冬天看得最清
无数细小的唇在阳光下
啾啾待哺

地头听一位老父讲述村史
龟裂与洪峰
牛马羊,机器轰鸣
一排话在风里磨砺火星③2

声音(外一首)

□ 范雪丽

我拐了弯
母亲还站在那里
原先是我
后来目光落到拐弯处的石
头上

“好好读书”母亲扯高一嗓子
但那声音并不能追上我
只顺着啾啾的牛叫
随拐角新起的风
一块儿攀上开花的凌霄

我走远了

自然有被这声音追上的人
那是在很多年后
一个沧桑的
长相与我颇似的女人
从我家院里出来
就待在落过母亲目光的石头上
奇怪,那会说话的人呢
从很久以前吹来的风并不作答
只扑簌簌落花

雪落西陵
积攒了多少心事

才能
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白

古塔着雪,残荷染素
西陵的松风竹月
一夜白头

说起清澈
你什么都不做
只单单沐在雪里
就能
开满身花骨朵③2

一件旧衣(外一首)

□ 翟玉堂

不识字
但识五谷草木
识人间儿女

母亲走了

那天下午时间很冷
一片苍老的树叶
躺在秋天的怀抱里

那时一只不孝顺的笔
还在县城拉着公文的大车
一个电话词语痉挛
像黑夜里
再无亲人寻找的孩子
天顷刻扯下黑裤

我向禾场 土地 天空
购买寿衣
请庄稼 镰刀 纺车 缝衣针
写悼词

捧着纸灰一样的母亲
像捧着无垠的天空③2

我曾用身体读

像我家的老房子一样旧
像母亲的皱纹一样旧
是我进城以后保存下来的
最特别的一本书

有老粗布的质地
和云朵一样的语言
曾和我形影不离
陪我翻过山 涉过河

是母亲著作中的一部
下笔时把寒夜热得直打哈欠
银质的笔 抽出小油灯
身体里的光芒

作品里端坐着星空
每当我思念草根下的白发
就翻出来 捧在手上
细读每一个词语的温暖

母亲是一位农家院里的作家

我